



册府元龟
卷之百五十三
至三十五



13
849
47



849
47



州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三十三

褒功第二

隋高祖受禪周法尚為巴州刺史破三鷄叛蠻於鐵

山復從柱國王諶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

事改封譙郡公邑三千戶後帝幸雒陽召之及引見

賜金鈿氍毹一襲絲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

帝王部

卷之三十三

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帝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卿聞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

宇文忻從韋孝寬平尉遲迥帝顧謂忻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

賀婁子幹初爲後周秦州刺史及尉遲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從錄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帝乃大悅手書曰逆賊尉遲迥敢遣驍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竝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叶台獄名書讞緯寅亮帝

載勤勞王家參復禹之嘉謀奉昇唐之景命惟徂謝易久而勲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嘗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於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竝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十年十一月景中朔方郡節度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破突厥凱旋引將士等見帝置酒享之勅曰禕總戎朔陸經略萬里賦軍籍卓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畧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頌凶且懾窮寇覆巢以奔北羣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耶

加宴樂各宜坐飲相與盡歡

十二年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王君奭破土蕃來獻
戎捷帝置酒于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
敵誠節旣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勲已有處分卿及將
士等並宜飲宴兼有賜物各宜領取

韓儉虎平金陵執陳後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帝
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浮謀大畧東南逋寇朕本
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
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忻然
實浮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

詔於擒虎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江
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之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
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
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賀若弼字輔伯平陳之役爲行軍總管晉王以弼先
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帝驛召之及見迎勞
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
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邑三千戶加以寶劔寶帶
金盤各一并進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
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

王韶字子相伐陳爲元帥府司馬及克金陵帝謂公卿口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尅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在國賜奴婢三百口綵絹五千段

達奚長儒爲土大將軍破突厥沙鉢略可汗帝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及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誠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勳

庸宜隆名器可上在國餘勲廻授一子
李安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襲破陳師帝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盪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任以勲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
元諧爲行軍元帥討吐谷渾名王公侯來降帝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元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中威拓土功成疆場浮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世宜降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

縣公諧拜寧州刺史

韋冲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尉冲旣在南寧渠帥龔震及西蠻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豆盧毓爲漢王諒府主簿諒作亂毓苦諫不從兄害諒平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毓浮謚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薄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嘗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謚曰愍

衛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王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苦戰賊稍却旣而玄感西遁玄遣斛斯

萬善監門直閣龐玉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仍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

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盡銳攻城不能克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旣而引見高祖逆勞之曰昔高祖畱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

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子蓋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二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後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侯公後動卽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端并綺羅百匹麥鐵杖爲右屯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與賊戰死帝爲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宿著勳庸陪

麾間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賴殊榮用彰飾往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執縛王公已下送至郊外

楊恭仁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帝詔恭仁率兵經畧與玄感戰於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又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帝召入殿內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比雖知卿奉

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

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丞賊帥王簿聚結數萬人寇掠郡境須陁擊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使者圖其形容而奏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下詔曰朕自起兵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羣才尙書令秦王世民尙書右僕射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竝陷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比忠勤特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犯罪非叛逆

可聽恕一死其太原元謀勲效者宜以名聞及所司進簿裴寂劉文靜如恕二死長孫順德劉孔基趙文恪竇琮劉政會劉世龍殷開山柴紹唐陰武士護張平高許世緒李思行李高遷竝恕一死
李襲譽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爲冠軍府司兵時陰師輔弒王爲京師畱守所在多盜賊陰師遣襲譽募山南士馬以接京師襲譽旣至漢中會帝已定長安遣使授襲譽蜀漢道招尉大使仍令承制封拜襲譽率漢川之衆西指成都屬段綸爲益川總管代襲譽招撫襲譽乃入拜右光祿大夫太府少卿帝嘉其功命

為三從姪詔曰安康郡公襲譽我之同姓派別枝分
惟厥祖考世敦恭睦襲譽部率宗人協同義舉立功
巴蜀誠節閒甚宜有褒榮用超階序特聽合譜宗正
恩禮之差同諸服屬

劉瞻為涪州刺史時劉武馬連年為寇隣城多陷賊
數攻之輒為瞻所敗帝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全卿之
力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

馬三寶本柴紹家僮奉平陽公主遁於司竹及義兵
濟河三寶以眾數萬詣軍後領平道軍將嘗從幸司
竹帝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處邪衛青大不惡

太宗貞觀初代州行軍總管李靖撫納降附突厥頡
利可汗歸款太宗嘗謂之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

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
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

役也武德九年八月帝初即位突厥入寇至渭水帝與頡利盟于便橋突厥引兵而退

五年李子和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賜姓李氏
拜右武衛將軍

七年右武衛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帝勞之曰聞
公親蒙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况朕嘗
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觀其實於公

方見之矣

十二年四月左武衛大將軍秦叔寶卒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

十三年特進楊恭仁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

十四年詔淮安王神通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鄧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

十六年宇文士及卒初士及爲右衛大將軍尋錄其

功別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爲殿中監加

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及卒贈

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

十七年二月戊申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旣勤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其露良佐麟閣著其美

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無忌司空楊州都督河間王孝恭故司空萊文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瑤故輔

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耶節公開山故荊州都
督譙襄公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維州都督鄧
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國公侯君集故左驍
衛大將軍剌襄公張謹左領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
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淪襄公劉
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
部尚書英國公李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
林惟棟榘謀猷經遠綱紀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
籍得範光煒隱犯同致忠謹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

藩師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賑廟堂闢土方面重
氛載朗王畧遐宣竝契闢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
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嘉庸冠冕列辟昌言直道
牢籠搢紳固以瞻伊呂而連衡邁周召而長驚者矣
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竝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
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
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
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
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
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

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
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誌壇域擬爲
墓所以賜功臣其有文祖陪陵子孫欲來從墓者亦
宜聽允

丘行恭爲光祿大夫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邛山之上
太宗欲知其虛實雖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
衆皆披靡莫敢當鋒所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隄與
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
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發無不中行恭然後下馬
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

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入太軍貞觀中有詔刻
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門前
郭孝恪武德中爲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
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
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力
盡計窮懸首函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
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
易爲尅殄帝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帝於雒陽置
酒高會謂諸將曰郭孝恪謀會建德之業王長光龍
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長孫無忌爲司空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以賜焉又嘗謂無忌曰朕卽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權威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攝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章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河間王孝恭自隋大業末羣兇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竝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庸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及卒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元配享高祖廟庭

楊弘禮爲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上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高祖卽位詔以長孫無忌配享太宗廟庭

李勣爲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勣勳庸特著嘗圖其像於凌煙閣至是高宗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席勣嘗侍從墜馬帝親問以所乘馬賜之後勣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帝爲

之舉哀輟視朝七日謚曰貞武給東園祕器陪塋昭陵令司平太嘗伯揚昉攝司員正卿監護及塋帝幸未央故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所築二墳一准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得鞬山旌破突厥薛延陁之功

顯慶三年十二月鄂國公尉遲敬德卒許敬宗奏請加贈帝曰敬德功業誰之儔也對曰武德末年二凶搆亂經綸中興之業能致宗廟之安有敬德功當第一太尉無忌曰敬德早從征伐黜庸茂著貞觀之初

特殊績比諸將帥超越等倫李靖南定荆吳北平突厥外內之事雖別論其勲効實宜相准帝以爲然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赴哭冊贈司徒賜東園祕器陪塋昭陵

儀鳳中司列少嘗伯安撫大食使裴行儉擒僞可汗都之及李遮旬還帝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都授卿二職卽日拜禮部尚書兼簡較右衛大將軍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襄州刺史漢陽郡王張柬之抗表請辭王位帝不許因下書曰卿履謹尚遜忌盈戒蒲詞旨勤勤請謝王位然懸爵所以勸善申至公

也裂土所以疇庸非徇私也故漢德之盛異姓而王者八人魏祚之隆同功而邑者千戶今卿列爵之貴未越於漢圖食邑之豐纔半於魏制而遠形簡牘一何甚也朕承三代之丕業荷七廟之威靈惟唐據承祧之尊於周保元良之重至於復予休命配天大業雖曆數有歸亦謳謌所繼然狐鼠不掘終貽城社之憂頑兇未夷實負朝廷之懼卿誠亮白日忠勵秋霜懷直道以立身固一心而徇國自三兇構患潛圖不軌惡迹初彰釁萌始露卿之大節義在不虧烈士之首期於必碎及難作宮禁禍生肘腋卿上街天命外發兵符行正卯之戮旣於兩觀磔蚩尤之屍俄成四冢曾不延畧鬱成大功分壤錫珪固其宜矣行當勉以自愛享此眉壽乘几杖之榮極鄉園之樂崇讓小節念勿爲也

睿宗初卽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謨猷有成弼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奸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謹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寮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

景雲二年冬十月甲辰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

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內戚專政姦臣
擅國將頃社稷幾遷龜鼎朕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
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詔贊儲君叶和義士殄殲元
惡流放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
用嘉焉故委卿以鈞軸胙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
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朕賞復增大邑
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爲谷
長河如帶子子孫孫與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
有恩榮故特免十死竝書諸金鐵俾傳之後卿其保
茲功業永作國禎可不美歟

太極元年四月詔曰朕聞御宸極握靈圖爲天下之
尊居域中之大者上以奉宗廟下以育黎元迹宜彰
於簡編事湏聞於朝野朕高宗少子特蒙慈愛顧復
之至禮絕諸王運屬上僊遭家難未嗣歷中宗出藩
大聖天后臨朝以權立朕爲嗣朕自惟虛薄固讓中
宗誠願上從用寧社稷比居藩邸深嘉清閑不意景
龍之間先帝暴棄天下凶族潛計謀覆邦家高祖之
業幾墜于地皇太子隆基忠孝天感仗義行誅一夕
之間戡定禍難朕當宿夕初不聞知及見事平且悲
且慰方與四海同奉嗣君子溫王幼冲類屬艱疚因

發警悸日夜啼號因以先聖立朕爲太弟之意令鎮國太平長公主諫議大夫薛稷等奉承先旨朕固誠請至於再三乃使中書舍人蘇頌奉表陳乞襄王便不肯視事避於別宮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隆基鎮國太平長公主成器範業薛稷劉幽求麻嗣宗等以爲宗廟不可無主萬機不可暫曠且從人望因定策禁卞朕又固辭僉謀卿士得蕭至忠崔湜韋嗣立趙彥昭麻嗣宗薛儆鄭萬均唐峻等同嗣勸進以爲幼主之心旣不可奪先聖之旨固不可違事不獲已乃順眾望要盟之言其文猶在朕慕承洪業于今三年謂

宗廟郊天大禮斯備永惟所以獲奉宗禋臨兆人者蓋非朕之本心實乃鎮國太平長公主皇太子諸土郡公之意也雖顛顛之誠四海同望然因此致力在此數人已依西漢舊章各酬其德董狐執筆闕而未書宜勅左右編于史冊

玄宗先天元年封魏知古爲梁國公初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戶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勅曰魏知古去年七月已前屢申啟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先奏其兆事君之忠良可嘉嘆可更賜實封一百戶

開元二年六月丁卯北庭大都護瀚海軍使阿史那
獻臬都擔首獻于闐下并擒其孥及胡祿等部落五
萬餘帳內屬帝降書謂獻曰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藁
爾都擔敢為背誕以卿忠果令其討伐遂斬首喪元
并兒及妻兼復胡祿屋闕等五萬餘帳壺獎塞陌
疆負而來自非信著遠蕃何以翕然至此邊陲寧謐
緊卿是賴雖鄭吉之護南道班超之臨西域無以過
焉言念勤勞豈忘鑒寐

是年又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餘終千載同
德固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

國文貞公蘇瓌履正體道方外直內悉心奉上卑身
率禮叶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變諧台衮九命為
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豐起宮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
綴旒之懼凶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
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
視聽暴於朝野松楸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
耿嘆可賜實封一百戶

至四年命與徐國公
幽求配享睿宗廟庭

二年二月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累破吐蕃及突厥默
啜斬獲不可勝計以其俘來獻玄宗置酒勞之及將
士等並賜帛手詔謂曰默啜殘兇屈強邊徼吐蕃小

醜孤負聖恩我國家豫在懷柔未遑帛伐而乃敢肆
蜂蠆屢犯疆陲虔瓘心蘊六奇折衝千里追奔邁於
三搜受降逾於萬計建功若此朕實嘉之

六年六月丁亥詔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嘗祭
於大烝司勳詔之允所謂疇庸紀勞頌賞旌善藏于
天府享于廟庭臣哉隣哉其道光也故尚書左僕射
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文貞公瓌開邪存
誠允迪厥德故尚書右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徐
國公幽求聞義盡節克茂乃勲竝儀邢羣后左右厥
辟直道罔缺危言孔臧景雲末年邦國多難愷悌君

子服勞王家或親受顧託以安劉氏或潛圖翼贊願
奉唐侯纘乃舊服協于先契弘濟弼亮厥猷茂焉俾
台小子嗣宇文武之業獲奉宗廟之靈實資元輔是
敷未命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祀以配我有唐
之休烈竝可配享睿宗大聖真皇帝廟庭又詔曰皇
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艱難爰仗經綸之業故
侍中燕國公桓彥範故侍中平陽郡公敬暉故中書
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故特進博陵文貞
公崔玄暉故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竝德惟神
降材與運生道叶台嶽各書識緯寅亮帝載勤勞王

家參復禹之嘉謀奉昇唐之景命雖徂謝已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嘗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竝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

十年十一月景申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破突厥凱旋引將士等見帝置酒享之勅曰禕摠戎朔陲經畧萬里賦軍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畧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攝窮寇覆巢以奔北羣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飲相與盡歡

十二年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酒于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誠節旣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勲已有處士等竝宜飲燕兼有賜物各宜領取

十七年三月瓜州刺史墨離軍使張守珪沙州刺史賈順文大破吐蕃帝降書謂守珪曰吐蕃小寇干我邊鄙頻經喪卹竟不悛懲卿等早懷勇烈久司戎旅各效忠誠暗申計略遠聞決勝加慰良深守珪及思順竝宜賜紫其立功人叙錄具狀奏聞必要據實勿

使踰濫今內出緋紫袍卿等領取量功分賞其被傷人仍給醫藥使得安全陣亡人具名錄奏當加優贈天寶六載正月南郊禮畢詔太廟配享功臣高祖室太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旣惟竝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

肅宗至德二年十月郭子儀旣復東都加司徒封代國公實封一千戶尋來朝兵仗迎于灞上帝見之曰雖吾家國實卿再造之子儀頓首謝恩加中書令

乾元二年二月丁未郭子儀破逆賊執其將車昂獻俘于朝狗于東西兩市而斬之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晉卿李麟李輔國考詞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丁酉詔文武官應在凌霄門內謁見者并飛龍射生等竝宜加寶應功臣七月乙巳射生使李惟誥藥子昂步軍使彭體盈張知節竝賜名寶應功臣八月壬戌殿中少監專知尙食李恕宜賜爲寶應功臣

二年七月上尊號大赦河北副元帥懷恩河東副元帥光弼幽州節度懷僊李抱玉郭英父辛雲京侯希

逸田神功孫志直白孝德令狐彰李寶臣薛嵩田承嗣張獻誠魚朝恩程元振僕固瑒高彥崇渾日進李建義李光逸楊崇光李懷光張如嶽白元光溫如雅拓跋澄泌高暉盧欽友成惟良曹楚玉等各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畫像於凌煙之閣并寇難已來將相勲業多者其名籍圖書亦准此

唐德元年吐蕃陷京師乘輿東幸郭子儀至吐蕃乃退代宗還京師見子儀曰用卿不早遂及於是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德宗建中元年十二月丁酉令詳定國初已來將相

功臣各跡崇高功效明著者為二等總一百八十七人武德已來宰相以房玄齡杜如晦蕭瑀高士廉魏徵王珪戴胄岑文本馬周劉洎褚遂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韓瑗來濟張文瓘郝處俊李義琰裴炎蘇良嗣狄仁傑婁師德王方慶王及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則蘇瓌宋璟魏知古陸象先蘇頌張嘉貞李元絃韓休張九齡三十七人為上等竇威陳叔達等四十一人為次等功臣以裴寂劉文静長孫無忌河間孝王恭李勣尉遲敬德屈突通殷開山劉弘長孫順德唐儉柴紹段志玄劉政會張公瑾程知節秦叔寶虞世

南李傑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袁恕已張仁愿敬暉
劉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張說王珣王俊三十四人爲
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爲次等至德已來將相
旣歿者以裴冕房琯杜鴻漸李嗣業劉正臣顏杲卿
袁履謙張巡許遠盧奕南霁雲十一人爲上等李光
弼等十五人爲次等

二年十二月詔曰忠臣之事君也願隳家以奉國良
將之養士也或均材以周惠爰自古昔其儔益鮮故
竇嬰陳金於廟廡趙奢散財於部曲皆受之天府不
取私門猶能垂名史冊遺芳千載而况執上將之旌

鼓率先登之士卒將行命賞罄乃家財上以彰憂國
之誠下以竭奉公之効不消褒美執旗忠賢河東節
度使馬燧誠美夙若宏略載宣克揚經武之規實重
安人之寄屬河朔于紀磁邢當寇而能終義奮發奉
辭問罪出師之際宣布明誠誓將貲產分給戰士故
得三軍之衆相與感激百勝之績於茲競勸朕當遂
其懇懷以成厥美殊嘗之跡古人所難舉而行之用
明信賞仍班王府之儀式表忠臣之節宜令度支出
錢充給將士其馬燧家資竝却還之

興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詔諸軍從奉天隨從將士

竝賜爲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從穀口已來隨從將士
賜名元從功臣

六月副元帥李晟討朱泚既收復京城以露布聞帝
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李晟虔奉
聖謨盪滌凶匿然古之樹勲乃復都邑者往往有之
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帝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
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
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拜晟司徒賜永寧里第
及涇陽上田延平之門林園女樂八人晟入所賜永
寧里甲第帝令宰相及諸將會送是日特賜京兆府

供饌具鼓吹迎導集宴京師以爲榮觀女樂人人及
銀綵器等又令太嘗教坊備樂

七月壬午車駕自興元至京師帝旣還宮每間日宴
勲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歡而罷其
所頒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相節將又次之所
以褒元功示秩序也

九月詔靈州大都督渾瑊入所賜太寧里第特賜女
樂五人及錦綵銀器等仍令宰臣節將會送有司備
樂供饌

貞元二年八月李懷光平詔曰洵東保寧等軍節度

并管内諸軍節度副元帥簡較司徒平章事北郡王
燧惟嶽降生鬱爲時傑奉上有匪躬之節訓師懷盡
敵之謀嘉猷屢聞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降陝虢等
州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侍中咸寧郡
王城堅持不奪之志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崇功
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是加
寵命以荅殊勲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并階餘竝如故城可簡較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
官并階餘竝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簡較尚書
右僕射駱元光邠寧慶簡度觀察等使簡較尚書左

僕射韓遊瓌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簡較兵部
尚書唐朝臣等竝節著艱危功成討伐可各賜實封
二百戶仍各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并五品階餘竝如
故應諸軍同討懷光將士宜共賜三十萬端匹以充
宴賞竝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錄卽超資與改轉
三年三月詔加李晟太尉依前兼中書令四月帝御
宣政殿備禮冊拜晟受封訖其羽儀乘輅謁太廟遂
赴上於尚書省帝令中官就省賜晟良馬二匹錦綵
一千疋錄罷十餘事并酒脯等以寵之
五年九月西平王李晟與侍中馬燧召見於延英殿

帝嘉其大勲乃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
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
若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旣清日月
旣貞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
績効表式儀形一以不忘於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胤
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
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
與時竝才爲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

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推戴之績在玄宗則劉
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
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
烈夫豈多謝閉而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邇
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賜
像列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於壁庶播嘉謨
明天下俾後之來者知元勲不朽又書以賜虜刻石
於門左於是史官考其功績第其先後以褚遂良蘇
定方郝處俊等二十七人充之

憲宗元和初杜黃裳爲相劉闢作亂黃裳堅請討除

及關平宰臣入賀帝獨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

四年四月制曰天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
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嘗之寵待以親比之恩遺國無
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
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
英賢自天忠勇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
丹誠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
既殲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旣褒榮永元天步之夷
載懷邦傑之力是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
宗親將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

八月詔曰朕聞昔之佐時制物者咸有大功是惟五
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之奇
社稷之勳名登大蒸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盛儀
贈太尉冕望重巖廊時爲貞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
宣力股肱平心鼎鈺任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猷
贈太師晟識精韜鈴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踐憂虞
奮餌虎狼致威罇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
贈太尉秀實氣全剛柔節固金石兇渠借逆潛蹶根
萌矯命還師衷刃決死紆帟危於怵迫挫狂狡之姦
謀竝材爲時生用當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

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槩勲庸藏於盟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朕頃因郊祀爰舉典嘗俾差茂勲以配殷祭惟成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於將來式崇恩於既往冕宜配饗肅宗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

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以綏蠻功就加金紫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勅故太尉兼中書令李晟勲業崇高銘在鍾鼎其神道碑宜令所司建立

二年二月丁亥朔太子詹事段伯倫奏亡父贈太尉秀實准前後勅令所司置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

月二十五日行升拊禮詔曰段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興起間代勲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匹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令太嘗博士一人簡較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三月詔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雒及南郊立伏都將已下至節級長行軍將等朕自制平中夏掃蕩羣兇被介冑以征行歷星霜而扈從凡經百戰盡力殊功永念丹心真同赤子若無旌賞豈表恩榮其都將官員司竝賜謀定亂佐國功臣自僕射尚書嘗侍至大夫中丞宜竝賜忠勇拱衛功

臣其初帶銜宜竝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
此限其節給長行軍將竝賜扈蹕功臣

十月己卯入汴己亥宴於崇元殿偽將段凝霍彥威
戴思遠王瓚等侍酒酣帝以酒屬明宗曰今辰宴客
皆吾前日之勍敵也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効
也偽將等泥首稱謝帝曰吾與總管話舊公輩勿以
為嫌因賜服玩撫慰之

郭崇韜自莊宗嗣位為中門使從擒王彥韋誅梁氏
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功也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
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

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節度使進封郡公邑二
千戶賜鐵券恕十死

周德威同光初追贈太師大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
審配饗莊宗廟庭

朱友謙自梁歸順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初
莊宗滅梁友謙覲於維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算
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

符彥超同光末赴北京巡簡先是朝廷令內官二人
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維皇弟存霸等
騎奔河東與內官謀殺彥超與畱守張憲彥超覺之

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
軍士殺內官存霸於衙城詰旦聞雒城禍變彥超告
論三軍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尉侯彥卿馳騎安撫
後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
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
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為我往河東撫育
耆舊卽授北京留守太原尹

明宗天成四年三月辛巳王晏球至自定州帝曰中
山恃逆勞卿攻討今已掃盪兼敗鮮卑中興已來未
有立功如卿者晏球曰臣謬王兵權不能尋振皇威
夙煩饋運上賴睿算薄有所成失律是懼臣有何功
命樂舉酒錫賚殊異移授天平軍節度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乙丑西京留守李周奏乞正
鄉名里號勅李周位列藩宣秩居台輔忠能佐國孝
以成家今貢表章請改鄉里旣久符於舊典當普示
於新恩宜賜俞允兼諸道應帶平章事已上立准唐
長興二年正月十五日勅命施行

周世宗顯德四年七月己丑賜宰臣李穀親征圖一
面其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
是年征淮
以壽陽未
拔時穀臥疾未愈遂詔宰臣范質王溥就第以問之
穀因土章陳親征之利若三後城拔帝以其表示陶

册府元龜 褒功二 卷之二十四

穀且臣之事君不當有隱觀李穀奏
忠誠可嘉爾為贊述以勸來者因言是實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三十四

念功

夫入辟麗法周官之明訓十世猶宥左氏之格言是
知帝王存忘過之德恢包荒之念度基業之綿構知
臣下之勤勞莫不疏以大封縻之好爵其或罹乎憲
網屬諸吏議而能追其舊績錄功恕罪責其後効屈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四

法申恩所以使忠者竭誠而勲臣兢勸也若乃子孫
席其舊德朝廷命以世封或自貽伊戚或坐招官謗
而復念勲代之後哀門戶所寄或全其嗣息或復其
邑封茲義士所以忘死而賢人所以發憤也

漢宣帝甘露中丙吉子嗣博陽侯顯有罪削爵為關

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先嘗有罪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

士伍其人各尊言臣少時為郡小吏竊見孝武皇帝曾孫遭

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

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

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

孤弱常在禮祿故指言臥也

後遭修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

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守丞

者守獄官之丞誰知其姓名也謂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

誰如移書京兆尹

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

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

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日食皇孫亡詔令

少內掖庭主府

歲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

時吉得食米肉月以給皇孫吉郎

時病

有病時也

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

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施也

數奏其毳食物

奏進也毳讀與脆同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

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

徼要

也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

足以比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里鳧須從因益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饋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

食重耳乃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

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文皆以受

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等不得比組徵卿臣年

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

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

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

贓千餘萬司隸較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帝

曰故丞相吉後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

戶復後以為城門較尉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南郡太守劉隆坐懇田不實

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

人

張純高祖父安世宣帝時封富平侯純少襲爵光武

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封後為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

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

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

朱浮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破邯鄲為

大將軍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復封浮為新息侯帝以

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
魏文帝爲魏王時賈逵爲丞相主簿祭酒嘗坐人爲
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逵功德親在其身乎一
無所問

明帝卽位時驃騎將軍野在侯曹洪旣免官削爵土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舛望帝拜爲將軍更封樂城
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

丁謐父斐從太祖爲典軍較尉摠攝內外謐少不肯
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畧明帝太和中
嘗家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

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臥而起而呼其僕曰
此何等人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
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
支郎中

齊王正始中夏侯霸爲討蜀護軍右將軍封博昌亭
侯霸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父淵舊
勲赦霸子徙樂浪郡陳畱王

景元五年春鍾會爲鎮西將軍伐蜀謀反誅其兄毓
以四年冬先薨會竟未知聞會兄子邕隨會亦與俱
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勅連切等下獄當伏誅司馬

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
司佐命立勲配饗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
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闢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
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
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晉武帝泰始九年詔曰鄧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
子孫為氓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穆帝升平三年下詔復征虜將軍州陵縣侯毛寶本
封寶守邾城石季龍將攻邾城城陷赴江溺死詔曰
寶之傾敗宜在貶裁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
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
事不宜奪爵故復本封

安帝隆安初虞嘯父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
王廞舉兵叛以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
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嘯父祖
潭舊勲聽以侯贖為庶人

武昌縣侯
嘯父嗣侯

以起義軍討沈亮功封零陵縣侯又以前後功進爵

桓茂遠荆州刺史冲孫也為中書令玄篡位為吏部
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孝武詔曰夫善著則祚遠
惡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

後存敵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
罪戮念冲遺勤用悽于懷其孫宜見矜宥以獎爲善
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

後魏道武以庾岳爲將以功至司空岳兄子路有罪
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

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建嘗從左
右參軍國之謀後爲并州刺史以公事免守鄴城圍
明元卽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北候山參勦業
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

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給後劉
顯之謀逆也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太祖李公
窟咄之難崇甥于桓執太祖以應之告崇崇乃夜告
道武道武誅桓等崇甚見寵待從平中原後爲太尉
衛王儀謀逆崇豫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

屈拔右僕射垣孫也

垣字長生

垣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

公太武信任之委以大政拔襲祖爵太武追思其祖
年四十爲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擒宋將胡盛之以
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太武大怒命斬之將伏鑕
太武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

之乃赦拔免爲中散大夫

文成時穆頭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帝又以頭著勲前朝徵爲內都大官

薛真度爲護南蠻較尉平南將軍文成時齊雍州刺史曹虎許降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關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之敗何足計也宜

異羣將更申後効可還其元勲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冠軍將軍

獻文時劉尼爲司徒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陣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長孫觀獻文時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

孝文時穆羆爲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以其勲德之胄讓而赦之

羆太尉崇之後也

元麗爲魏衛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各狗

見為亂麗討平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簡

劉藻文成時為征虜將軍頻破賊軍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

馬

楊大眼為平東將軍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屬水汎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符公孫社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宣武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內史

裴植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宣武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雖刑書有嘗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勲誠

孝莊帝即位詔復盧同本秩先是同為撫軍大將軍元義之廢靈太后同為義所親營州城民就德興反同持節慰勞安輯其民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隋文帝摠百揆以鄭譯司摠六府事譯性姦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帝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

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獨坐廳事無所關預
譯懼頓首求解職帝寬諭之接以恩禮

于顛初仕周爲東廣州刺史與摠管趙文表不協抽
刀砍殺文表誣其通謀於尉遲迥及文帝受禪文表
弟詣闕稱兄無罪帝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顛當
死帝以門著勲績特原之仍爲開府

宇文愷忻之弟也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
踐阼誅宇文氏愷初殺中以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
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

張威開皇中爲青州摠管在州頗治產業侵擾百姓
坐廢於家後從文帝祠太山至雒陽帝謂威曰自朕
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
各行惟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
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
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帝曰
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雒州刺史

權武文帝時爲潭州摠管晚生一子與客宴集酒酣
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
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帝令有

司察其事驗帝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於馬前以此求哀錄是除名為民

虞慶則為右僕射時突厥將內附使慶則充使安撫文帝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三五匹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攝圖突厥王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三月羣臣曰義兵初至河東唯孫華先至此之誠効不可忘也華不幸早終每用傷嘆

其下將帥宜更優之是日封華部將十人為開國侯華先已贈市衛人將軍

太宗時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擒突厥頡利可汗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諧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

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帝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帝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

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帝謂靖曰前有

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懷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左僕射

丘行恭為右武侯大將軍性嚴酷所在同列皆懾慄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復其官

李德譽為將作少監衛國公靖之長子庶人承乾之廢也德譽與之交通流嶺南後太宗以靖故改徙蘇州

杜楚客為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所在以威肅聞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遂潛圖交構朝貴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魏王聰明可為嫡嗣人或以聞奏太宗隱而不言至是彙發太宗始揚其事仍以兄有佐命之功免死廢為庶人尋授處州奉化縣令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遼攻安市城不克道宗為憲司所劾太宗曰道宗之愆理在殊死然擊破蓋牟遼

東二城并新城南戰並有勲績以彼之功補此之過不可加戮也特宜捨之

高宗永徽三年十月弓月道行軍總管梁建方副總管高德逸為御史所劾建方兵衆足以追討而逗畱不進德逸乃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有破處密之功釋而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嘗請實中廡帝謂侍臣曰建方出總戎麾嘗悞不進德逸違法取馬自有刑名就中不和俱合深責朕以出師命將務在軍功凱旋之際便加黜免情所不忍所以特令宥之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

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爲羣下所知邪朕今日咎未能卽黜道裕

龍朔元年冬十月辛未狩於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帝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曾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薛仁貴爲邏逤道行軍大總管爲吐蕃所敗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復

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言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之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御邑不爲朕指擣邪於是起授瓜州長史

玄宗先天初劉幽求爲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乃與右羽林郎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暉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乃流幽求于封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徵復官爵曰劉幽求風雲感

玄川嶽萃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謙且以不回爲姦邪之所忌釁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旣歿羣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知軍國重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開元七年崔日用爲嘗州刺史羗降田賦特下制曰唐元之際逆黨構兇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剪實豫元謀功旣居多不宜臧封是年轉并州長史十年三月制曰漳州懷恩縣尉員外置鍾紹京夙負藝能早申誠節錄其殊効賜以崇班未荅恩私自招瑕累雷雨作解品物惟新言念舊勞稍加甄叙可柳州別駕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河東兵馬節度馬承光奉詔發河東兵馬屯於渭北而馮翊太守王鳳佚執異見沮軍不發承光斬之詔責不上聞使使効之有上言稱承光有大功賊陷潼關承光收河東逆賊崔乾祐攻安邑承光引兵收陝郡解安邑圍走崔乾祐皆承光之功合得免死帝優詔免之

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宦官程元振先得罪放歸田

里潛詣京師館于所昵司農卿陳景銓之第將圖進取京兆府擒獲以聞

二年春正月御史臺以元振獄狀聞元振配秦州百姓景銓貶爲新州新興縣尉同正元振旣行帝念其舊勲矜以遐裔特恩許江陵府安置

德宗建中三年五月壬午詔曰故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父子皇家嘗以山河爲誓琢之金石其可忘也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歿後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子儀旣薨其女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有光祿少卿王宰貶官相屬其子曖所尚

昇平公主又以坐事幽於南宮曖亦絕其出入郭氏大震恐姦人幸其危懼多論取奪其田宅奴婢郭氏懼不敢與爭帝聞故有是詔

是年徐帥李洧卒高承宗久爲洧將軍人悅之請以爲帥有弟淡先爲團練副使頗凶險耻居承宗下乃密使人言於李納請分兵擊徐州淡居中爲應其使路出於滕因令說滕將翟濟同叛濟表奏之詔以濟兼沂州刺史召淡至京師以其兄洧有功特赦不罪興元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李晟巡邊欲至涇州田希鑿潛伏兵馬謀害統帥李晟察其姦計今以伏辜

原其情狀合坐宗族頃以朱泚窮蹙奔竄涇原希鑿
去逆歸順閉門不納恐須錄其前効特全後嗣其妻
王氏并男太子通事舍人華左金吾倉曹參軍葦折
衝芮折衝萱等并請免死差綱遞送嶺南分付杜佑
令配諸州從之

貞元元年八月己卯詔曰朕聞自昔哲王以道化下
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戴若父母
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昧於德緩務以力勝士旅疲
耗蒸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出自戎伍
頗著忠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

秉心匪彛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脇君朕用再遷
幾危宗社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感懷奮
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復其官封志期全貸昏迷
不反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王畧上帝悔禍元臣
叶謀克集茂勲以夷大難良以誠信未著撫御失宜
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寇敵能不愧心然以懷光
一家在法無捨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挂於
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
之身所宜有後務從寬宥俾洽幽明宣以懷光男一
人爲嗣賜庄宅各一所仍還懷光首及屍任其收葬

其懷光妻子孫在室女等并遞送澧州委李臯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等並宜釋放

是月華州節度駱元光專殺徐庭光元光累有功慮諫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擢爲左驍衛上將軍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張元芝爲神策軍大將軍己巳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擢出官日華自謂代之旣授張

元芝日華忿於衆曰吾於國有功且久次當遷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貶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詬拂衣而出監軍竇文場大怒列狀請誅帝念其功故但黜謫之

七年十月詔曰郭晞勇鋼在法叛亡已上道者斬父母妻子皆有連坐朕以先尚父翼載肆勤安固邦國不忍以子忘其先勞今並原之俾復其位其諸不坐皆釋放初鋼之走吐蕃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俄公流以歸杜希全得之以聞召至京是日賜自盡

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勅贈工部尚書田頴夙彰忠

勇累効勲勤方議獎能遽聞棄代永言嗟悼須有優
矜宜賜絹布一百五十疋端度支逐便支給仍令所
在州縣傳遞送至許州委李光顏官給葬事其男克
素待過卒哭亦委本道量與軍中職事收管驅使穎
前為李光顏部將淮西之役累有勝捷其後王師征
討穎常在戰陣以忠勇著聞及汴州平策勲拜宋州
刺史人皆謂穎宜受方任會以疾卒

敬宗寶曆二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贊善大夫李方現
把笏擊損內園品官李重實款狀明具勅李方現不
自謹身有此喧競假如品官凌忽只合具實奏聞輒

肆狂疎恣行歐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
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違宜量罰兩月俸

文宗太和四年前豐州刺史充天德軍使渾鐵坐贓
七年千餘貫貶袁州司馬帝以咸寧王勲烈特異故

特命有司俯從輕文至五年春以鐵守袁王傳賜紫
金魚袋以父太師忠勲故也

五年春盧龍軍節度觀察等使李載義為其部下楊
志誠所逐因入覲帝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

順朝旨册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
觀察等使兼興元尹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八月顧謂侍臣曰前洋帥陳臯

稱病其乞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臯昔為健兒從吾征伐操戈擐甲氣吞豺狼今衰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勞問

王思同當明宗朝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思同恃勇先入劔門大軍未相繼復為董璋兵逐出之及班師思同以曾獲劔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以帝嘗中國始稱宋齊以並之淮南李嗣京叅閱

類正之命其風為律惟對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三十五

愍征役山好邊功也今之弊皆非訓乘

昔軒轅氏撫萬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

則征役之興有自來矣然而王者致治貴於無為聖

人用兵蓋不得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一物失

所則若納之於隍况乎蒙霜露冒鋒鏑行有攻戰之苦居有徃戍之勤而可不愍之者哉是以歷代帝王下蠲復之詔降賑給之命存者待以爵賞沒者歛以衣衾故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詩之東山所繇作也今之紀者非唯乘塞守邊飛芻輓粟之謂凡干力役第而次之

周文王為西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殷王之命其屬為將帥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詩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漢高祖為漢王四年八月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

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八月十一日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槨音衛小棺也今謂之槨歸

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初為槨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祠以少

牢長吏親葬

九年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其守城

邑者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

武帝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其省萬人

元光六年冬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
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
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
不肖較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
法不勤不教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
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
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
復奉正義厥路亡繇無繇也其罪鴈門代郡軍士不循
法者法者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宣帝五鳳元年夏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三年六月詔曰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
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不急之事故云非業恐非
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
官各省費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將作大匠萬年解萬年也言昌

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

天下虛耗百姓罷勞罷讀曰疲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終

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惟思也其罷昌陵及故陵

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動搖之心

後漢質帝永嘉元年五月詔曰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詔曰比起陵塋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茲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咎

魏太祖爲漢丞相以建安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十四年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死士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文帝初爲魏王漢延康元年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槨殯殮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齊王嗣位詔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齊王正始七年八月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祀而
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
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筆
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嘆吾豈安乘此而
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後明申勅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八月蜀將姜維寇狄道九月姜
維退還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
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
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

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
部大吏慰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
如舊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
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甚痛之其告征
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屍喪收
斂藏埋以慰存亡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罷歸
于家

惠帝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

方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一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情通之後當還京師

成帝咸康二年三月旱詔免所旱郡縣役

孝武帝太元四年三月詔九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固時務

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死王事者復其家又詔幾內民從役死事者郡縣為迎喪給以葬費又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南部尚書公孫邃奏為貴賤等級帝稱善

太和六年二月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軍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嘗調三年

八年五月己卯詔賑賜河南七州戍兵

十七年十二月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優洽

十九年二月南伐齊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急恤之八月詔諸徒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處

宣武正始四年十二月詔兵士征碭石者復租賦一

年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一房田

租三年

二年五月詔曰揚州硤石荆山新淮鄗城兵士戰沒者追給歛財復一房五年若無妻復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瘡賞一階雖一瘡而四體廢落者亦同此賞孝莊永安二年二月朔詔諸禁衛之官從戎有功及傷痍者赴選先叙

出帝永熙三年六月詔曰頃年已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殉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橫分體骨不歛勲誠靡錄榮贈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內外咸許言列若無親

近聽故友陳之尚書簡實隨狀科贈庶慰冤魂少申

惻隱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橫流興茲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撫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竝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武帝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鞞以賜

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

建德元年三月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在寧民爲治欲安在息役興起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有發廢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隋文帝開皇元年九月詔戰亡之家遣使賑給仍令使者就家勞問

六年八月詔大象已來死事之家咸令賑恤

煬帝大業四年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八年二月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兵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亡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飲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之居者有歛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

十年二月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繇徇義莫匪

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與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
出軍問罪將畱遼濱廟筭勝畧具有進止而楊諒愾
凶罔識成敗高穎傲狠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
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捷退遂令死亡者衆不
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
塲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寃澤及枯骨用弘仁
者之惠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以沁州被圍一載忠勤可嘉
乃以絹三千疋頒賜將士

八年八月令民部尚書皇甫無逸於并州設祭

將士

太宗貞觀十年十月征遼迴次營州詔遼東道戰亡
人骸骨竝集柳城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
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御製祭文曰夫忠烈盡世往
賢明執忘身殉國先哲良規惟爾等心苞鐵石志烈
風霜勇氣雄圖衝冠裂背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劍
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而如歸殞命
戰場殘形寇壘膏潤原鉞身喪名存播落寒關遂非
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涉出塞之前途掩靈櫬而
反骨歌陽春之往路黯長夜之歸魂山川宛其不殊

存亡颯焉昔非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
身乃嘗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若以
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
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爾遺
靈酒俎既陳魂其斯享

十五年十一月贈戰亡將士官三轉聽授一子述其
尸櫃還鄉棺斂而葬焉

十九年三月征遼輿駕在定州將士每到者遣於定
州北門過太宗御城樓撫慰之明告賞罰優勞甚至
悉踊躍歌呼足蹈手舞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太宗

召至御牀親加撫慰付州縣廩療之是以將士莫不
欣然願從其役有不預征名而請以私裝從軍者動
以千計皆云不願受國家官賞乞於高麗城下効一
旦之命詔皆不許其人心齊一自古出師命將未之
有也七月詔以征遼從行及遼東平壤二道軍人戰
死者各加四級聽一子承襲分遣使人就家弔祭又
詔從軍死亡之徒恐致湮沒埋人之處宜立標榜軍
迴之日各令將還并給棺以葬焉

二十二年二月制渡遼有功之徒未授勳班而犯罪
者與成官同優之也六月令陝州刺史孫伏伽與河

南太子詹事張行成於河北涓州親見父老存撫百姓從軍之家州縣爲之營農

高宗龍朔中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討鐵勒無功遣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爲副以輯其餘衆其兵士道死者令所在差軍收瘞之仍蠲免其家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卽位詔諸道征鎮人家令州縣簡較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吐蕃小寇僻處大荒先朝外撫許其內屬結以和戎之好優以外臣之禮野心易動朝獎遄忘不度德以量力敢窺邊而犯塞薛納等擁旌爲將按節持兵驅之逐之指期殄滅使苞桑莫繫破竹無遺實賴宗廟之靈兼資將士之力比來酬叙多歷歲年命賞踰時有乖勸善已令紫微舍人倪若水就軍叙錄卽有處分

五年五月詔曰王者制五服綏四方申畫郊畿慎固封守是乃選徒興役禦寇備邊欽若前載率繇茲道朕以薄德紹膺丕運奉天明命爲人父母永隔綏養監寐以之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有涉河渡磧冒險乘危多歷年所遠辭親愛壯齡應募華首未歸眷此

勞止期於折衷但積西諸鎮道阻且長數有替易難於煩擾其鎮兵宜以四年爲限散之州縣務取富戶丁多差遣後量免戶納雜科稅其諸軍鎮兵近日遞加年限者各依舊以三年二年爲限仍竝不得延留其情願留鎮者卽稍加賜物得代願往聽令復行爲貴勞逸且均公私咸適宣布遐邇識朕意焉

九年二月詔諸府衛士役重人微旣每征行又嘗番上言念艱辛更無是過不稍優矜何以存濟自今已後征行及當番處衛士除公乘配手方廳事及復身以外官人輒私抽役使宜令御史金吾按察使嚴加

採察

十二年九月詔曰爲國之道莫不欲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族談者苦邊疆之戎役偶語者傷戶口之凋殘且夫懷土重遷人之嘗性離邦去里孰無其情或委非其材或政非其要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寧弟井邑有流離之怨道路有吁嗟之聲靜言思之良可歎息是以晝分不食夜不安寢庶息彼弊政就此涼風故發使車以巡郡縣其承前處置不便不利於人卽宜當處商量隨事釐革其緣邊兵士等或遠辭鄉壤久事戎旃饑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醫藥不拯邊烽

忽警將何以堪宜令人各親勞苦其有年齒衰暮
或抱癘羸弱卽與軍司選擇給糧放還行人之家委
州縣優卹所到宣撫稱朕意焉

十三年正月詔曰陽和布氣是物萌芽仁者用心無
遺枯朽自開元元年已來諸軍兵士殞歿骸骨不歸
墳壙者宜令軍使爲造棺迺送本貫委州縣府助其
埋殯河曲隴外往歲戰場殂歿無歸陰雨猶哭言念
於此良用惻然亦委朔方隴右河西節度使聚斂骸
骨就高燥處同葬祭以酒脯高大築墳使久遠標識
又詔曰乘寒守邊義不可輟遠征久戍人亦告勞朕

身處九重心在四遠因時遇物無日不思停障有行
役之勤室家無杼軸之用不少優惜何以爲安方春
發生須急農事其諸軍長征人家單貧乏無力者宜
令本管州縣勸率其家助其營種使有秋望

十四年六月詔曰朕爲人父母撫有海內以百姓爲
心恐一夫失所至於兵募尤令存卹去給行賜還給
程糧以此優矜不合辛苦如聞比來兵募年滿者皆
食不充腹衣不蔽形馱募什物散落畧盡旣不能致
便流浪不歸丁壯減耗實繇於此自今已後諸鎮兵
募每准額至交替時所司預簡勘兩月前奏聞當差

御史分道簡察若涉欺隱委御史彈奏其有衣資盡者量以逃死兵衣給三兩軍使得支濟如病患者遞給驢乘令及伴侶

十五年二月命中官李善才宣慰于河南河北州縣制曰北河遭水處城旁及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縣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澇漂損田苗頓遣使人所在巡撫兼令州縣倍加矜恤不知並得安存以否今舊穀既沒新麥未登丁壯既差遠行老少慮不支濟朕身居黃屋念在蒼生每思優養無忘鑒寐今故遣中使左監門衛將軍李善才重此宣慰宜令

州縣簡責有乏絕者准例給糧俾令安堵以副朕意十六年三月詔曰諸軍鎮行人家緣其身任在征戍事須優矜比來頻有處分令州縣長官存問簡較如聞每事牽挽不異居人竟不存恤是何道理宜令所司申明前後勅嚴加處分如是侵擾委御史臺探訪奏聞

十二月詔曰邊鄙未清尚須式遏既加鎮守遂勞力役朕宵衣旰食務在安人求瘼恤隱宜從簡要如聞諸軍兵募處置多乖年滿之日逃亡甚眾自今已後各委本道節度使及兵部侍郎裴光庭同簡較年終

類會文奏使健兒長鎮何以克堪可分爲五番每一年放一番洗沐遠取先年人爲第一番周而復始每五年共酬勲五轉

二年四月詔曰王者經畧以正區夏武夫干城式固封域將以戢兵禁暴安國庇人朕所以選擇忠良鎮守疆場念踐更之役有徭戍之勤備以武守示之威惠故得夷狄款附靡然順風九有晏如四方無事雖備豫之誠不可暫闕而鰥寡之徒思有矜憫其天下諸州鎮兵募及健兒等或年月已久頗亦辛勤或老疾疴羸或單弱貧窶或親老孤獨致闕晨昏言念於

斯深帛矜嘆宜委節度使及軍州簡擇有如此色一切放還咸宜精審以稱朕意

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朕每念黎旰食於征戍親戚多別離之怨關山有往復之勤何嘗不惻隱於懷寤寐增嘆所以別遣召募以實邊軍賜其厚賞便令長往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罷兵旣無金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自今已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見鎮兵並一切放還京畿之內雜役殷繁言念劬勞豈忘優恤

二十九年詔曰諸軍行人皆遠離鄉貫扞彼疆場動

卽逾年言念艱勞豈忘優恤有疾病老弱不堪鬪戰者委節度揀擇放還

天寶三載正月詔曰凡在黎獻實資存恤一失生業則流痛不歸每軫于懷深可矜愍諸色當番人應送資課者宜當郡具申尚書省勾覆如身至上處勿更抑令納資致使往來辛苦從閩二月至六月已來其當上人中有單貧老弱者委郡縣長官與所繇計會便放營農

十二月制曰諸軍行人遠爲邊扞修短之分雖有定期從役而終良深軫念其有陣亡及在軍亡歿骸骨尚未還本貫者宜令節度使給其棺櫬迺歸本鄉若家內無人付近親收葬仍令所繇郡縣量事優恤使

得濟辦

八載閏六月上尊號大赦詔曰征鎮之役其來自久雖存素備諒在變通頃者用兵蓋非獲已今西戎推殄北虜歸降南蠻東夷咸來稽顙亦可謂四海無事萬里廓清戢戍息人思弘善貸其軍鎮兵非切要可均減者宜令本道節度使與所司商量處置聞奏其百姓有頻經鎮戍者已後差點之次不在取限

十載正月南郊詔曰京兆府及三輔三郡百役殷繁

自今已後應差防丁屯丁宜令所繇支出別郡
肅宗至德二年詔陣亡將士郡縣具棺櫬瘞埋之遇
傷者特加恤養

十二月詔曰陣亡人令所在郡收骸骨瘞埋具酒食
致祭各與追贈其家給復二載

乾元元年四月甲寅詔曰陣亡人家並損免戶州縣
隨事優恤賑給

上元二年五月詔曰百司及州縣興功力役不急之
務一切並停諸軍兵健應在行營有羸老病疾不任
戰陣者各委節度使速揀擇放還路次州縣量加濟
卹諸色番役各令所司減省放其營農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祀昊天上帝禮畢制曰自
凶孽亂嘗王室多故干戈不息今已十年軍國務繁
閑輔尤劇念茲疲耗久困徵科其京城諸司諸使應
配曠騎官散官諸色丁匠募士供膳音聲人執祭齋
郎問事掌閑魚師并諸司門僕京兆府驛丁屯丁及
諸色納資人每月摠八萬四千五十八人數內宜每
月共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閩內諸州府
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
停所須諸衛役使宜樽節定數官給資錢不得干擾

百姓又曰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壯疲弊老弱困窮
光武有言頭爲之白戢藏鋒刃牧養元元方面重臣
宜悉朕意

大曆七年十一月詔以淮南數州秋夏無雨楊洪宣
等三州作坊往以軍興是資戎器旣屬時歲大歉慮
乎人不寧居徵夫役工損費尤甚務從省約以息疲
人亦宜並停

九年四月制曰在軍將士有刀箭所傷久嬰沉疾者
戮力疆場致身鋒刃各委所繇量給藥物厚加優賞
其陣亡將士亦仰本使隨事優卹妻子各申錫賚

十二年十一月日長至帝不受朝賀以防秋將士曝
在野故也

德宗建中元年六月命給事中蔣鎮弔祠涇州將士
之戰亡者

三年二月旣誅李惟岳下詔易定深趙嘗異節觀察
管內自官軍出征所有誅戮並令州縣瘞埋勿令暴
露有家屬者並許收塋

興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
未給春服帝亦御袂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帝曰將
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

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六月帝發興元邸七月至京師帝自發興元即路踰月時當盛暑赫日未嘗張蓋加幅左右數以為請帝曰從官將士皆以朕之故尚露首於赫曦之中朕寧以已之適而不同其寒暑也竟不從

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詔曰淮西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痍想茲彫殘實足哀愍除供當道軍用之外宜給復二年將士之中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使刺史量給逃戶田宅并錢借貸種糧優復終

身使之存濟

三年閏五月崔漢衡副渾瑊會盟吐蕃漢衡及判官鄭叔矩皆為吐蕃所執六月辛亥詔賜崔漢衡鄭叔矩家粟布

四年正月赦書涇隴邠寧振武靈鹽銀夏官健嘗例之外每年加賜兩段

三月涇原節度劉昌以平涼盟會所亡歿將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遂以上聞帝乃下詔深自剋責仍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厨饌物及內造衣服數百襲令劉昌收其

骸骨以歸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一百人皆棺槨歛以衣服葬於淺水原置二塚其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二塚誌文及祭文其日劉昌陳兵於葬所先設幕次具牢饌祖祭之禮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及紙錢千幅又立二塚題以塚名監於道傍師人觀之莫不感泣

十五年四月詔應在城諸州軍及畿內諸縣鎮兼京西步鐸并奉天行營雜職掌所繇兼長行官健共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宜令所司每人賜粟一石

憲宗永貞元年八月詔曰諸道節度使團練經畧防

禦等將士久執干戈式過封畧勤勞王室深用嘉之據其優勞竝與甄錄各委本軍本使卽具名銜奏聞元和元年春正月南郊大赦天下京兆府諸司色役人各令條流簡省

十一年春正月朔不受朝賀以師在原野故也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詔其官軍陣亡將士等審勘名銜卽與褒贈其家口委本軍優賞仍五年不停衣食其將士因戰陣傷損尤宜優異至殘廢者各委本軍厚加優恤仍勿停衣糧其陷在賊中官吏將士百姓等應節義著明無辜受戮者宜令長吏致祭收葬竝

委節度具名跡聞奏當有褒贈仍優賞其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詔應經戰陣之處所在州縣收瘞遺骸仍量事與禮致祭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十月賜山陵持路夫絹各二疋時蜀連雨役人饑凍頗甚至有持鋪抱篲而死者帝聞而惻然故有賜

文宗太和二年七月賜魏博行營將士裹瘡帛一千疋金瘡散一千貼便令奏事官押送本道

四年七月內庫出綾三千疋赴宥州賜修城將較七年正月詔諸色工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

開成元年十月京兆尹薛元賞奏昆明池條造功畧欲大爲其防上曰時方凝沍築堤可否元賞曰正當人閑上曰王者動作必法時令不計人閑遂罷之二年五月帝御紫宸殿宰相鄭覃李石奏襄陽殷侑論當道防秋兵請就邊上招召徐泗薛元賞請留舊防秋兵二年帝曰殷侑所請邊上募兵恐不得其實又遷動農者防秋既有年限元賞豈得苟留念其邊戍鄉情不可爽及瓜之信

懿宗咸通五年五月丁酉詔邕州巴西黎雋界內昨因蠻叛互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量設祭酬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位栢柳之役日晚戰酣突陣都將遼州刺史安元信傷重帝自臨傳藥撫諭

同光元年十二月勅自十數年來累經戰陣殺傷暴露有足憫嗟其德勝寨莘縣楊劉鎮通津鎮胡柳陂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簡收骸骨埋瘞取係省錢備酒紙招祭以慰亡魂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丙寅差供奉官張殷祚押夏衣一萬副賜湖南行營將士

十月詔曰嫌疑之釁多起於蒼黃似是之名卒難於明辨應去年四月一日諸州府軍變內有誑誤身歿者竝許子孫禮葬頃以兩軍對壘仍歲交鋒亡歿甚多暴露不少宜令滑濮鄆澶衛等州各據地界內應有暴露骸骨竝與埋瘞

長興三年三月帝謂六軍副使石敬瑭曰神武馬軍就糧鞏縣昨日雨甚何不賜油衣敬瑭封曰去京師近不敢奏請帝曰百寮入朝至近尚須油衣縱與未必禦濕然表朕意耳十二月賜修雒水堤岸工徒每夫酒一升十夫共一羊癸丑帝幸龍門觀工徒修伊河石堰以羊酒賜役夫如雒堰例伊水中流榜夫隨水遣人拯之以錦袍賜之

四年二月乙丑勅倉門開河役夫數日春寒稍甚宜俟晴暖作役

十一月樞密使安重誨奏欲近南別開一河以導水計功六十萬權倩京師戶人帝曰勞役百姓不宜有此商量遂止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甲子詔鳳翔西面來往兵士或疾病傷損者留醫養候住行李則人給千錢勒歸本處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二月宣遣承旨劉貞義押風藥往軍前賜中傷將較

少帝開運二年二月乙酉勅曰契丹違天背惠猾夏渝盟無名侵犯於封疆縱暴殺傷於生聚毒流數郡怒積羣情果敗衄於漳州乃退歸於燕塞今則長驅虎旅誓滅胡塵雪萬姓之沉寃期四方之昭泰每念蕃寇經過之處邊隅陷沒之人未掩殭尸何安恨魄軫傷旣切惠澤宜加其嘗定邢洛管界蕃寇經過之處枉漣殺害無主收葬者宜令本州差大將一人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訖具事以聞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勅青州收瘞用兵討楊光遠時骸骨癸卯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自北虜入

寇羣盜劫傷所有被殺暴露骸骨及墳墓被發掘者
並令逐處長吏據地分收拾埋瘞初契丹犯闕四郊
墳墓無不發掘故有是詔

三年正月丙寅詔遣供奉官梁再筠使河中候樞使
鳳翔並爲收拾用兵時城內外殺傷餓殍遺骸令瘞
而祭之時已有僧收拾尸首至二十萬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平慕容彥超於兗州詔諸軍
將士等有歿於王事者各等第給孝繒仍以本人半
分衣糧給與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並與收錄安
排自軍使都頭已上皆與贈官九月勅兗州自逆臣

盜據多有殺傷永爲葬朽之仁式示掩骸之義宜令
樂院使黃知筠往兗州收拾暴露骸骨於高地爲壙埋
瘞祭奠以聞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赦文諸軍將士年老病患不任
征行情願歸農者本軍具以各聞給憑繇放免

四月討太原迴詔昨殺戮賊軍處四面山谷間屍首
絕多宜令逐處官吏差人收拾埋瘞勿令暴露

二年十一月以秦鳳平詔城下功役百姓爲矢石所
害致死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徭仍賜本家
孝服絹三疋其部署人夫州縣官並與加階減選

四年二月壬戌詔諭淮南招討使李重進都監向訓
廬州行府劉重進等令於淮南管內戰陣之處收其
骸骨悉埋瘞之

三月詔曰自攻討壽州已來應有將士歿於王事者
宜差殿直劉漢卿於壽州四面收斂其屍以官物祭
奠本家仍以優給有男者量與叙用

五年五月帝以征淮南迴降德音云疾風勁草旣驗
忠誠臨難捐軀所宜旌異應淮南行營將士歿於王
事者各與贈官逐人若有親的子孫並與叙錄內有
中傷殘廢不任征行者等第給救接錢帛排難疆塲

馬革無慙於壯志遺骸暴露牛馬有軫於深仁載循
掩骼之文俾釋窮泉之恨凡經戰陣處應有暴露骸
骨仰逐處州縣收拾埋瘞淮南界內逐處墳墓有曾
遭發掘處委逐州縣差人掩閉

吾國大好邊功

聖人制兵以威天下五材並用弗可闕也然而有道
之守實在於外夷好戰之危蓋存於深戒其或中區
大定海內同軌乃復恃其富疆肆其材力采疆吏之
其言信行人之詭計貪其土地利其俘獲出師命將
窮兵黷武靡思餽運之苦罔念征戍之役以致百姓

騷動中國罷弊損多益寡得虛喪實久而迷復何救於治哉

周穆王將征犬戎犬一作跌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

士謀父曰不可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

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犬戎樹敦樹一作樹一立也言犬戎立惟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

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漢武帝建元六年八月聞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

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而

越人殺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番音瞢風讀日諷蒙歸至長安上書曰南粵王黃屋左纛言為

天子之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王今以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

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帝許之乃拜蒙以

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度衣重也從巴苻

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其侯各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

置吏使其子為令比之于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

好邊功

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樊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

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

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元光四年夏發

巴蜀治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餽亦饋字饋古

餉字也率十餘鍾致一石言其勞費再功重散幣於邛樊以輯

之邛今邛州也樊今樊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

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悉盡也更

償也雖盡租稅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都內京師王歲者也大司農屬官有師內令坐也西南夷又

數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築朔方據河逐

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

事匈奴帝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

犍為自保就今自保守且修成其業犍為今嘉州縣

元朔二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與十餘萬人

築衛朔方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

數十百鉅萬數十百萬乃至百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而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日入奴

及入羊為郎是時主父偃盛

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

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此河終不可就就城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毒音篤

各天篤則浮暑胡是也身毒國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上著有謂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宜畧切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

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度計大也

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陰

羗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徑宜

也宜猶當也從屬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所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

也設使也施者以誠得而以義屬之謂不以兵革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方天子欣欣以騫

言為然迺令因蜀為發間使四道竝出間使者求間隙而行

驢出荏苳出徙邛出僂皆夷名驢音龍荏苳音各切徙音斯僂音蒲北切皆各一

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漢使見閉于夷也南方閉雋

昆明舊昆明亦皆夷種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

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滇音顛滇馬出其國而蜀賈問出物者或至焉謂私往

者市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時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

言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謂為使者即聽而遣之子節募吏民無所從來不

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指乘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言其申習不以為難必當敬求充使地以激怒令贖令

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盛推國

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劾其使皆私縣官齎物言所齎官物竊自甲之司于私者欲賤

帝以私其利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人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

有言輕重漢使言于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置怨至相攻擊樓

蘭姑師小國當空道空即凡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

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言服則為害

皆利不討則為害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趙

破奴將屬國騎謂外國屬漢者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

為樓蘭所苦帝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

宛之屬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

漢列亭障至玉門關矣玉門關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光大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鳥

大如汲水之甕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天子大悅

太初元年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

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監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

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

北至郁成土財有數千北音必寐切財與才同皆饑罷罷讀日廢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

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失利而還往來二

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十人之中二人得深使使上書言

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

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

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切

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善馬絕不來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易輕也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冊存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

好邊功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案其罪赦囚徒扞寇盜使從軍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與發部署

負私從者不與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牛十萬馬

三萬匹驢索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設張甚天下

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較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

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亢其城空孔也

下水者令從也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亢其城者圍

而攻之令作孔使穿亢也下云决其水原移之又大

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日既徙其水不令益發

千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亢之益發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立

縣以衛邊也或而發天下七科適適讀及載糒給貳

日置二部都尉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

人為執驅馬較尉習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輪臺不下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平行言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

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鄯城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留行謂留上迺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

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貴人謀曰

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毋寡宛今殺王而出善馬漢

兵空解即去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其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

煎靡也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

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

從今二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

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頭已至於此不許則

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罷讀曰疲軍

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下食讀曰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

以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

昧蔡為宛王昧音本末之未祭音千骨切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城中罷而引歸賈捐之曰武帝元符中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粟又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

計也迺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厲兵馬因服民以攘服之攘劫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

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樂音落浪音郡北鄒匈奴萬里

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以入干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後魏太武神鼎二年練兵于南郊將襲蠕蠕公卿皆不願行保太后固止帝皆不聽唯太嘗卿崔浩贊戒帝從浩計而行帝緣粟水西行過漠將竇憲救壘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四千里

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海師何蠻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乃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龍甕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窟爺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

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五年五月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州帝分命將擊之
六月癸卯大升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暝
與後宮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

八年正月親征高麗大軍集于涿郡摠管一百一十
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三月帝御師
于遼水四月進遼東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旣而
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
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
薛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一日一夜

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
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旣班師敗將宇文
述于仲文等除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就以謝天
下

九年正月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復宇文
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
遣宇文述楊義以趣平壤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反
於黎陽遂逼東都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帝乃
班師

十年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下詔

親征三月壬子行幸涿郡四月甲午次北平七月甲子高麗遣使降囚送解斯政帝大悅遂班師初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番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實益市武馬正直十餘萬坐而凍餒者十家而九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二月謂侍臣曰莫離之賊弒其主盡殺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轉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弒君虐下取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

總管領將嘗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方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汎海趨平壤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爲副領將軍張仕貴等率步騎六萬趨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後張亮與高麗再戰於建安城下皆破之及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隙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百人自頽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之積火焚排以自守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

班師

二十二年又遣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等往青丘道
伐之萬徹渡海入鴨淥水進破其泊灼俘獲甚衆太
宗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
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湖島將欲
大舉以伐高麗不果行初太宗征高麗雖有功所損
亦甚謂左右曰使復有魏徵在必無此行
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
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前後討之皆無大
功而還

乾封元年十一月命英國公李勣為遼東行軍大總
管率裨將郭待封等以征高麗總章元年十一月拔
平壤

